

群众演唱丛刊

(剧本专辑)



河北群众艺术馆编印

1963.12

編 者 的 話

《群众演唱丛刊》包括戏剧、曲艺、歌曲等十六个专辑，其中的作品絕大部分是建国以来，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，也选入了一些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，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戏剧和歌曲。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，主题明确。在编选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了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，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，其中有歌颂三面红旗和歌颂新人新事的；有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；有揭露地富反坏特务分子破坏活动的；有反对包办婚姻、反映新家庭、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；也有反对封建迷信，显示农村新风气、新面貌的。……总之，这些作品都是用社会主义、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思想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优秀节目。在编选过程中，也考虑到农村业余艺术团体的特点，所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农村排演，群众喜闻乐见的。

在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中，普遍的唱起新歌，说起新书，演起新戏来，是个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，它不只是人们玩玩乐乐的问题，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占领阵地的问题，希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同志们共同努力，把这一工作作好。

这部《群众演唱丛刊》，编辑时由于人手少、时间短，缺点一定少不了，请同志们多提些宝贵的意见。

目 录



巴索 旧女代表.....	(1)
巴索 王二小接闺女.....	(40)
巴索 鐘媒記.....	(65)
巴索 当紅軍哥哥回来了.....	(81)

妇 女 代 表

(独幕话剧)

孙 予

時間：1952年冬天。

地点：东北某农村，农民王江的家里。

布景：一个普通农民的家，左边有門通外屋，門旁放一水缸（因冬天防冬故放屋里）、碗橱子；右边有門通里屋，門旁靠牆放着一张有抽屜的地桌，桌上有擀麵杖、帽筒等常見的摆设，桌旁有椅子；正面窗下有炕，炕头有柜、被格，炕上放个火盆。

人物：张桂容——年二十六岁。村中新选的妇女主任。

王 江——普通农民，张的丈夫，年二十七、八岁。

王老太太——桂容的婆母，年五十余岁。

翠 兰——村中的姑娘，年十七、八岁。

王大娘——旧产婆，年四十五岁。

（启幕：場上无人，翠兰由門外喊着急入，她怀抱着一小捆稻草。）

翠：桂容嫂子！桂容嫂子！（进屋，沒有见人又喊着向里屋走。）桂容嫂子！桂……，（王老太太急由里屋出来，示意翠兰勿喊。）

老：（略有愠意，压低語声。）你喊什么？！別惊醒孩子。

翠：（心里有事，不以为然的。）王大娘，桂容嫂子呢？

老：她挑水去了，就来。（冷冷地）你又找她干啥？

翠：我告訴她到處勻也沒勻來好稻草。

老：稻草？什麼好稻草？

翠：我們副業組織草袋子，用的稻草唄！預備了一垛，這兩天分兩班起早貪黑的織，沒幾天把稻草都織盡了。桂客嫂子叫我到后街去勻去，跑了好幾家，好的都燒火了，就有一家剩下這麼短的。

老：（淡淡地）沒有就拉倒唄！還總得你們張羅！

翠：（認真地）你看，下晚這班就沒織的啦！

老：沒有就收拾了得啦！還總織那玩藝兒！

翠：大伙干的正心盛的時候，哪能收拾了呢？（放稻草在椅子上。）桂客嫂子跟我們說：把這些草袋子交上去，還要跟合作社訂合同呢！

老：（絮絮叨叨地）她啥都想干，白天織那玩藝兒，下晚還上夜校，在家里呆一會都難受，你們怎麼愛聽她的？！

翠：我們選她當代表、當主任，就是叫她領導我們生產、學習，怎麼不聽她的呢？！

老：（不滿地）我真不明白你們這是為的啥？你們哪一個家里是指着你們吃呀還是指着你們穿？死冷寒天的，一個姑娘家也出去張羅。

翠：（解釋地）這陣兒正是送公糧用草袋子的时候，多織點對國家也好，還怕掙錢多嗎？

老：（不耐煩地向里屋走。）往年沒你們織草袋子，人家公糧也一樣送啦！（進里屋）

（翠蘭望着王老太太的背影想追上去說什麼，見她進里屋遂又轉身回來。）

翠：（氣不平地）這個老太太！（外邊門响，翠蘭過去掀开通外屋的門帘，桂客担水進來，放下扁担。）

容：你勻來稻草了么？

翠：那几家种稻子的人家我都去啦，就有一家还剩了点这么短的（指稻草捆），别人家都烧火啦。

容：（过去拿起稻草看。）这么短还净茸的，織草袋子哪行呢？！（又放在椅子上。）

翠：不行咋整？后街再沒有誰家有啦。（桂容將水倒入缸內，沉思良久。）

容：有！

翠：誰家有？咱們多勻点。

容：我們家就有！

翠：你們家沒烧了啊？

容：沒有，打上月咱們織草袋子，我看着我們稻草好，我就沒舍得烧，淨烧豆秸啦。

翠：（高兴地）那更好啦，你們今年的稻子比誰家都强，我就叫常玉成的車来拉得啦。（翠兰欲出，桂容喚住。）

容：你等一会儿！

翠：他的車送公粮回来了，我都說好啦，他先給咱們拉稻草，接着就往合作社送草袋子。（翠兰欲出，桂容拉住。）

容：这我知道，我是說稻草这个事，还得問問你大娘。

翠：（大声地）問不問也一样，反正我們是花錢勻。（王老太太由屋里掀帘出。）

老：保儿他媽呀，咱們那点稻草你可不能隨便动。

容：是副业組买草織草袋子，別处买不着好的啦，跟咱們勻点。

翠：我們交了草袋子給錢呐，不白使。

老：咱家也不指着那两个錢使，大冬天的稻草干啥不好使用。再說你大哥走時也沒留下話，別人可不能作主。

容：織草袋子也有咱一份，那稻草咱燒火都糟蹋啦，還是拉去織草袋子吧！

老：（責難的口吻）這事可不能由你啦！保兒他爹走的時候告訴又告訴，不叫你出頭管外邊的事，你一點也沒往心裏去，就這樣他回來我還得落埋怨呢！你還想往外頭拉東西？你可少給我惹亂子！（轉身往屋裏走。）

翠：等我大哥回來，炸了有我！（炸了，即發火的意思。）大娘你先叫我們拉去得了唄！眼看着沒織的啦。

老：沒織的就快點收拾了！你們消停的回家呆着，大伙都省心。（進里屋）

翠：（與桂容對看一眼）真別扭，氣死我啦！（她生氣地將梳子上的稻草捆打落地上，一股身坐下。）

容：（想了半天走近翠蘭，拍翠蘭肩。）翠蘭，你別着急，咱們再出去看看，東頭老李家種過五畝稻子，你去看看還剩稻草沒有？我到西頭老黃家去看看去。

翠：也不見起有。

容：沒多有少也行，問問就回來。

翠：走吧！（同由外屋門下）（稍停，牛大嬸由通外屋門探進頭來，然後悄悄地走入，四顧無人，向里屋喚。）

牛：王大嫂！王大嫂！（王老太太由里屋出。）

老：喲！是他牛大嬸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（讓牛大嬸坐。）

牛：（不坐。關心地）大侄子回來了嗎？

老：哪回來啦！？他放木頭到大山里去啦，快三個月啦。

牛：東頭跟他一塊去的人都回來啦，他說大侄子也回來了，他們在站上分的手，也許是他落在後邊。

老：那也許是，沒聽說咋樣？

牛：聽說他們都挺好。

老：（推牛大嬸坐）快坐下歇会儿，（裴烟遞給牛大嬸。）你这些日子咋老也不到我家串門？

牛：唉，我躲你这媳妇还躲不过咱，我哪能来串門！

老：（不解）怎么？你躲她干什么？

牛：（欲言又止，低声地）刚才是她跟翠兰出去了吧？

老：是她們俩。

牛：（放了心）唉，这两天我就想把根本来由跟你說說，我又一想現在不象早先了，早先是婆婆能管媳妇，現在你这当婆婆的也作不了媳妇的主，也就沒来。今个我听說你儿子回来了，我这才来了。

老：她牛大嬸，你是为的啥事呀？

牛：咱們一个村住了多少年，又是老亲，我該說总得說呀，前几个老于家孩子鬧病，請我去給瞅瞅，我給拾掇拾掇扔下了药，不怎么叫你儿媳妇知道了，說我治的不好，劝老于家把孩子抱区上診所治去了，这还不算，还把 我給留下的两包药拿走了。唉！咱們是亲戚里道的，你說叫我說个啥？

老：（气忿地）我們这媳妇就是“傻狗不識臭”，人家上边怎么告訴，她就怎样干。

牛：唉，人家別人当主任的时候都沒管，换上了她就管的这样寬。

老：你別跟她一般見識。

牛：大嫂啊，你也知道我家里指着 我养活，老于家这份药，是我到手的錢她給我攪“黃”了。

老：她牛大嬸，你別生气，等会儿她回来，我叫她把药还給你。

牛：她还能听你的嗎？

老：啊！——我儿子快回来啦，这回可不能依着她啦。

牛：（高兴地）那好啊！（解释）唉，他是个主任，又是大伙逃的，她要公事公办我能怎的？也就找你跟你儿子来，你跟侄媳妇说说，叫她往后给我留一面，这“公门中好修行”啊！她高高手我就过去啦。

老：（自负地）往后我可不能再叫她给我惹事去啦！等我儿子回来就叫她把这个妇女代表又是主任的都给退了。

牛：那倒也……

老：要我儿子在家管着她点，这个代表她也当不上。

牛：对！“帅不离位”真不假，看你们这“老猫不在家，耗子上房笆”了。这回老猫一回来……（外边门响一惊，低声地。）你媳妇回来了？！（桂容拿一捆较长的稻草进来。）

容：牛大孀来啦。

牛：呵。

老：保儿他爹要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

容：我刚才也听说啦。

老：（命令的口吻）你牛大孀来要药来了，你快给人家！

容：（意外地）要药？（放下稻草，对牛大孀。）牛大孀昨天你不是说“那药不好使作废”了吗？怎么还要？

牛：（看了看王老太太气壮起来。）我这当着你婆婆的面可不能说假话，昨天是你们大伙逼的我不能不那么说，我那药是十拿九准的秘方配的，都是上等药材，早先配还合三万块钱一包哩！给老于家一个也没挣他的。

容：（认真地）牛大孀，老于家孩子的病，可是你给治大发的呀！

牛：（诡辩）那可怨不着我，这“人有旦夕之灾，马有转缰

之病”，我治好了这个病，她又得了那个病了。

容：（抑制着激动）那么你还想要药，拿着给人治病去么！

牛：（心安理得地）我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啦！

老：（插嘴问桂容）你管人家这事干什么？给人家不就得了么！

容：（想了半天，决然地）好，我给你！（桂容转身取钥匙开地桌的抽屜。牛大嫖见桂容开抽屜，以为自己目的已达到，于是堆着笑脸走到桂容背后。）

牛：（讨好地）侄媳妇呀，你可别寻思大嫖不满意你呀！大嫖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；一面是公家，一面是亲戚，你在当间儿“一手托两家”左右为难。你这回把药还给大嫖，这就算对啦！常言说“交情人于王法”，你成全大嫖，大嫖一定对得起你，等你女婿回来找你岔子，大嫖准来说几句好话……

容：（转身递钱）给你拿去吧！

牛：（奇怪地）怎么，你给我钱，药呢？

容：药我买下啦。

老：（不解地）媳妇呀，咱家没病人，你留药干什么？

容：（果决地）我要送县立医院化验去！看看是不是胡弄人。

牛：（大惊）啊！侄儿媳妇，你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好瞧吗？

（央求地）你，你，你不能这样做……

容：你怕甚么？化验好了，叫你在全国卖。

牛：（手足无措）不，不，我不要钱，你给我药。

容：我非把这事搞清楚不可！

牛：（情急之下忽然想起一着，略带威胁地。）侄儿媳妇，咱们可是亲戚呀！你这样做，你女婿回来可不能答应你！

容：（激动地一口气说下去。）你想想你自己干的事情吧！告诉你，当产婆就要好好当，拣孩子时候要好好消毒，你也不做，村里你经手拣的孩子有好几个得携带风的！不让你给人家吃药，你还偷着摸着卖！老于家孩子得肺炎，你硬说什么“寒火”乱扎针，乱给药吃！不是我劝他把孩子抱诊所去，孩子就完啦，事情过去了，你就想要赖吗？

老：这是人家的事，你管他干什么？

容：这是人命关天的事，怎么不管？

牛：（恳求地）侄儿媳妇，我一定再不卖就得了。

容：你为什么不敢化验呢？你说清楚了！

牛：（吞吞吐吐地）呃，呃，从前我有个亲戚使这药方治好过痼疾，我就把这个药方找来了，反正这药，我知道药不死人。

容：可你知道准能治病吗？你这样冒蒙治病，不把病人治耽误了吗？

牛：我寻思万一碰巧治好了不更好么！

容：你拿人命碰大运啊！

牛：我以后可不卖了！

容：你说得死了。一定吗？！

牛：一定，一定。

容：我明告诉你吧：各村妇女代表开会都合算好啦，要设立妇婴保健站，宣传卫生知识，往后你再想卖也没有人信你的啦。

牛：（木然不语）……

容：你的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配的时候既然花了钱，那你就拿去吧。（钱放在地桌上进里屋。）

牛：（晦气地）你！（欲往外走，想了想拿錢，边走边向王老太太。）这可是她給的。（牛大嬸下。王老太太不悅地坐在炕沿上，桂容由里屋抱孩子出。）

老：（厉声地）你咋这么好管閑事？！他和咱們房不連脊，地不連边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和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拿着得罪人不当事儿！

容：妈，我是妇女主任，又是卫生委員，我不管誰管？！

老：你要不好出头露臉，大伙能选你嗎？我就不信这屯子里就你这么一棵高草？明明是空窿桥你还要上！什么人得罪！等保儿他爹回来看你怎安排？！（边說边向里屋走。）

容：妈。

老：（停住）什么？

容：（拿起长稻草）你看咱家稻草多整壮，烧火太可惜啦，我刚才出去又沒匀着，就把这个卖了織草袋子吧！咱們有錢买别的烧火，不是一样么？

老：你还嫌麻煩惹的少啊？那点稻草你又掂心上啦！

容：妈，大伙沒稻草織袋子，咱家拿稻草烧火，我一把一把往灶坑填的时候，心里比啥都难受，匀出去又能有啥亏吃呢？

老：不行，这个家你当不了！沒稻草就早点收拾了在家呆着，省得保儿他爹回来又跟你“翻儿”了。（进里屋）
（桂容正在焦急时翠兰匆匆地进来。）

容：（关心地）买着了嗎？

翠：沒有，你呢？

容：我也沒买着，都烧火啦。

翠：那怎么办呢？常玉成的車在門口等着装呢！他說送公粮

的时候碰上合作社主任啦，说草袋子不够用，叫把織出来的快点送去。

容：这会儿他喂了牲口啦么？

翠：喂好啦，刚套上车，等着给咱拉完草就送草袋子啦。

（外面传来常玉成的唤声“翠兰呐！快点啊！倒是上那儿装草啊？！”）

翠：你听，他等得着急啦！

容：（焦灼地想）……

翠：那就到后街拉那份次的吧！（欲下）

容：（阻拦）那份草織成袋子，一碰准坏！怎么能行呢？

翠：（烦躁地）又没好的，眼看第二班晚上不能干活啦！

容：（果决地）拉我家的！

翠：（意外地）大娘答应了吗？

容：她慢慢就明白啦，先装二百捆拉走。

翠：好，那快装上拉去吧，完了咱们好上夜学，要晚啦！

容：我做好了饭还没吃呢，你先帮他装去吧，我吃完了就走。

翠：好。（翠兰急下，桂容顺手提起那捆短稻草，扔到外屋，她转身到碗橱前取碗筷，外面传来了赶车的鞭声，吆喝声，王老太太气忿地由里屋出。）

老：是你叫他们到院里装草的吗？

容：是我。

老：你怎么越来越胆子越大啦！等保儿他爹回来……

容：（干脆地）他回来怕什么？事有事在，人有人在。

老：（理屈词穷）啊？我也当不起你的家啦，你把家里东西愿意往外拉就拉！

容：妈，我说了半天你也听不进去。现在公粮入库，等着草

袋子使，咱們織了又掙錢，有什麼不好？那是六百捆草，我叫他們拉去二百捆，我做了我担着，你不用操這個心。
（桂容把碗筷放地桌上，由抽屜拿一本自制的帳本，用鉛筆記帳。王老太太欲言又止，“唉”了一聲進里屋去，桂容收起帳本，將一盆大米飯端了進來，剛盛一碗要吃時，翠蘭進來。）

翠：（扑扑身上碎草屑。）二百捆拉走啦。咱們趕快上學吧，都晚了。

容：常玉成趕車走了嗎？

翠：走啦，（疑惑地）怎麼？又不讓拉了嗎？

容：不是，他往合作社給送草袋子，我想叫他領了錢就手給我們家捎點東西回來。

翠：你捎什麼東西？

容：都是家里用的，挺要緊的東西。

翠：那咱們快攆他去！他卸了草就裝草袋子，別趕不上趟，你沒吃飯到我們家跟我一塊吃點“粘干糧”，咱們先攆他去吧。

容：那也行，你快給我抱一下孩子，我把這飯再坐鍋里去，等你大哥今下午趕到家了好吃熱乎的。

翠：（接過孩子）啊呀！你想的這麼周到，你待他可真好啊。

（桂容送飯去外屋，又進來，接過孩子向里屋走。）

容：媽。

老：（出）干什么？

容：我要上學去，把小保給你吧！

老：（不悅地）你還去呀？

翠：我們這兩天要測驗，不去那能行呢！

老：（向桂容）我可告訴你，只為你好出去開會，你女婿跟

你打的可不是一回两回啦！这回他回来听说你又当代表，又上夜学他可不能答应你，你还不快把这些乱摊子事退了……

翠：冬天大长的夜，家里没事谁不学习去！

老：你可别等他回来硬掐着脖子，今个你要去就把孩子带着，要不就别去。（转身进里屋。）

翠：（小声向桂容）这个老太太也仗着儿子势欺人！一个老太太不哄孩子干啥？你就交给她，不愿意哄也得哄！

容：那哪能行呢？

翠：我看你在她跟前太好说话了，叫她骑在脖子上欺侮啦！

容：我不是那种软骨头。翠兰，你想想：我是个团员，万一吵起来传到外边去，好说不好听，对咱团的名声也不好啊！

翠：那你这就不学了么？

容：我怎么能不学呢？！不学文化、不参加生产，就是手腕子给人家攥着，那我们还争什么平等？那儿来的自由？谁都有腿腿儿的，我不去别人又得泄劲啦！

翠：谁不说呢？！那你这孩子怎么办？她又不给带啦。

容：（不語）

翠：（突然地）有啦！二组不是有带孩子组吗？咱们把孩子放那去，老万太太哄的可好啦。

容：不行！老太太不放心，过后又该挑眼啦！

翠：不放心她不给带？！还挑什么眼？你送去，别管！（推桂容）

容：不，我再去商量商量。（桂容抱孩子进里屋，翠兰顺手拿起本“速成识字课本”念了几句拼音。桂容又抱孩子出来。）

翠：行了嗎？

容：（搖頭）不給哄。

翠：这个老太太心眼多刁，自个的孙子都不愿意哄。

容：她不是不愿意哄孩子，是想攔孩子扯我的腿，不叫我活动，不叫我学习，把我老老实实圈在家里，当她儿子垫手的，当她垫嘴的，这一套我早受够啦。走！

翠：对！那快走吧。（翠兰由外門先下。桂容到門口停住回轉来。）

容：（大声地）媽，我走啦，孩子放在带孩子組去啦！

（下）（王老太太由里屋出·見桂容不在。）

老：啊！真抱走啦！（向外喊）保儿他媽！保儿他媽！（听不見应声狠狠地。）这个死媳妇，就象迷着了窍似的，这么不着調，吃飽了又走啦，真气人！（轉身上炕点灯，王江戴着大棉帽，背行李卷上。）

王：媽！

老：哟！你回来了，咋才到家呀？（下炕帮王江放下行李。）

王：（放下行李）我路过区上到街里买了点东西。

老：买啥来啦？

王：（由兜内掏出）小零碎，一人一双袜子，还有香胰子。

老：有猪胰子使就行唄！还买这胰子干啥？！（嗅香皂）

王：你老太太不用，人家年輕人还不用？！（接过香皂，喜爱地揣回兜里。）

老：（看袜子）哟！还給我买双袜子，咋不給我买双毡疙瘩？穿着又輕巧又暖和的。（毡疙瘩是一种毡鞋很暖。）

王：我沒想到。

老：火盆有火，快来烤烤吧！

王：我还走热了呢。（脱帽擦汗）我走饿了，饿的直出虛汗，

快叫保儿他妈给我收拾饭。

老：沒在家。

王：哪去啦？

老：（发泄地）她那总有事，这个家还能闹得了她啦？

王：她上哪儿去啦？

老：临走說上識字班啦。

王：（不悅地）净他妈扯淡！（到碗厨上取飯盆。）咋沒有一点飯呢？

老：叫你媳妇吃了唄，总出去走去，还不得多吃点！我給你燒火做去吧！

王：叫她回来做！

老：那得等啥时候？还好饿着？！（下）（王江不悅地坐在炕沿上，王老太太端热飯菜进。）

老：你快順手把桌子放上，这还有剩的飯菜呢！

（王老太太把飯菜放在炕上給王江吃。）

王：（吃着飯）小保睡了嗎？

老：哪在家，抱走啦！

王：（关心地）抱哪走啦？（只顧听問，不顧吃飯了。）

老：老万家那有带孩子組！你这三个月沒在家，这往外头跑的更勤啦。人家这“章程”可大啦，我說：“保儿他爹沒在家，你沒事好好在家呆着，別张张罗罗啥事都出头啦。”人家不听，今儿一賭气，又把孩子夹着走啦。

王：（沉思有頃憤憤地。）我寻思着有了靠山了，她就得有这么一天，她入青年团那时候，我心眼里就有点不愿意……

老：（抱怨地）你不愿意，那时候你不管住她？

王：我刚要拦她，大伙就起哄，我寻思入共产党青年团都是好事，可老娘們跟着扯个啥？我心里刚这么一“二意”